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四

宋　王昭禹　撰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凡官言正者屬官之所取正也宮正者凡宮官之屬於是而取正蓋侍衛之不嚴則無以備非常左右之不正則無以謹近習又言王宮者百官之治事皆會於此天下之治忽實本於此茍為不嚴其制則將何以謹近習而備非常乎先王由是擇人以為之正而又使之掌戒令糾禁焉所以為防制之具也戒以戒其怠忽糾以糾其緩散令使之有為禁使之勿為如是則在王宮中者無非公正之士忠義之人非僻之

心與自而啟奸究之變與自而作然小宰掌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而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則王宮之政與后宮之糾禁皆非宮正所預

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比音避柝音託

宮中之官府謂百官有職事於宮中者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類是也次舍謂公卿大夫之子弟備宿衛於宮中者次蓋其所直舍蓋其所居則宮伯所謂八次八舍是也凡王宮中之官府與其次舍之衆寡皆欲知其人之名與其人之數故以四時比校之也版名數之版也為之版以待則書其名數以待戒令及比也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析戒守者所擊也有待暴客之意夕擊柝而比之若今酉點所以比叙

其人之在否也先王於宿衛之人其比之以時其待之有版固已詳矣而又夕擊柝而比之以宿衛於王宮者宜致其嚴故也所作謂之事所遭謂之故故謂有災禍之變也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者則若今坐甲也其比亦與夕擊柝同故亦如之蓋有故則備非常其守宜謹故又申言之

辨外內而時禁

夫王宮之官府與夫次舍之人有在外者有在內者當分辨其職所當守法所得至不可雜而混之也時禁則時其出入啟閉之制則凡出入非時皆有禁焉所以備非常也

稽其功緒糾其德行（行下孟反）

興事造業謂之功功事有倫謂之緒道之在我之謂德德發於事之謂行功緒有多寡故稽之稽者攷而

計之也德行有衰正故糾之糾者約其緩散也稽其功緒所以防其怠糾其德行所以防其衰然官府以功事為先故先功緒而後德行

幾其出入均其稍食

幾者動之微吉凶先見者也幾其出入謂微察其出入也閽人云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司關云幾出入不物者所幾如此則凡衣服操持與夫不物者得而察之矣稍食謂祿廩也以其稍稍以給之故謂之稍食均其稍食謂均平之也

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　去起呂反　衺似嗟反

放濫謂之淫淫則不中也懈慢謂之怠怠則不勤也奇無常也衺則不正也淫怠奇衺不去則或胥淪溺

而敗矣然以去淫怠為先故言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民謂吏士之家人也凡在宮内之民尚然况其吏士乎

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

五人為伍二伍為什會其人以為伍會其伍以為什使之相保然後教以道藝也首萬物而為道道顯於事為藝道在天則為陰陽在地則為剛柔在人則為仁義藝則禮樂射御書數而道之所寓也莊子曰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然則道為藝之本藝則其末也道為藝之實藝則其華也先王教之道藝欲其本末華實俱得也言偃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惟愛人然後可使之近君惟易使然後可責以守衛教以道藝宮正所急也然教之道藝而不先會其什伍則莫

相勸督而務學故使之革作革學且以寄宿衛之令焉如是則所以近君而守衛者無非人矣周公之戒成王曰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則曰克用常人穆王之告伯冏則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則去其淫怠奇衺而教之道藝者亦欲其得人故也

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稍食所以養吏士也行事謂吏之治職也欲知食數之多寡故月終則會之欲知吏職之功過故歲終則會之月終會其稍食為小宰受其月要故也歲終會其行事為大宰受其歲會故也然稍食必以月會行事必以歲會而疏數不同者蓋養之者詳而責之者畧矣夫事君先其事而後其食人臣之義也使人者畧矣夫事君先其事而後其食人臣之義也使人養之詳而責之畧君人之仁也人臣致其義故下不至于慢事而廢職君人致其仁故人不至於日陵而

無恥

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

邦之大事戎祀之類是也政謂上所以正乎下也令謂下所以稟乎上也邦有大事則動衆之時宜使即其所居待其所為無去守則即其所居矣聽政令則待其所為矣夫會其稍食行事所以待其常也邦之大事無去守而聽政令所以待非常也

春秋以木鐸脩火禁

司爟曰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則春秋謂季春季秋也蓋火星以三月見於辰九月伏於戌先王因其出於辰而使民出火因其伏於戌而使民納火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特宜慎火故因

其出入之時而脩火禁焉因天時以謹人事之戒思患而豫防之也必用木鐸行狗而使之皆聞也木鐸金口而木舌金口義也木舌仁也義以有制仁以有愛火禁脩而仁義之事具矣

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蹕音畢

蹕所以止行人執燭所以為明凡邦之事蹕則以嚴於禁止為事宮中廟中則執燭則以明於昭察為事嚴於禁止明於昭察衛至尊之道宮正之事也凡邦之事鄭氏謂祭祀凡邦之事則執非事也何獨祭事而已宮中廟中鄭氏謂祭社稷五祀於宮中祭先王先公於廟中凡在宮廟中則執燭何獨祭社稷五祀先王先公之時也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伯長也以其為宮官之長故曰宮伯士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未為士者也以士對庶則知庶為未命以庶對士則知士之為適上言士下言庶子則包國子未為士者矣版則士庶子之名數籍於版者為之待者宮正也宮伯則掌其名數之在版者而已故曰凡在版者先王之任人也以其知仁然後能愛君以其知義然後能事上知禮則能恭而不慢知信則能用情而不欺先王於庶子平時會其什伍而教之以道藝則仁義之實禮信之行教之固有素矣以之充宮庭之衛固所宜也又況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其親皆有職於外其子弟又任事於內故君臣國家休戚一體上下親而內外察也

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

凡有所正者皆政也凡有所禀者皆令也掌其政令則庶子之政令宮正凡邦之大事令聽政令則宮伯掌其政令者非特大事而已凡政令皆掌之也秩其常賜也叙其事治之先後也行其秩叙則如天之行焉終則有始矣作其徒役之事則有從焉作其徒也諸子曰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則作其徒者以共太子之役故也夫其親則從於其君子弟則從於太子此休戚所以一體而無異慮矣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次所即之次舍所居之舍即宮正所言次舍是也次舍有八者蓋王宮四角四中宿衛之職事欲其便於徼候也宮正以時比次舍之衆寡而未嘗言授之職事則授之職事者宮伯也宮正則比其名數而已

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

諸子曰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又曰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此則大事作宫衆所令非特徒役之事而已以有戎事故也先王於國子方其無事之時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軍令已寓於其中及有事而令之雖授之以車甲其習之有素而足以禦患矣則先王之教國子固有道矣

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

秩其常賜秩酒秩膳之類日月有焉故月終則均之敘其事治先後也勞逸劇易宜以歲時更焉故歲終之則均之宫正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此言均其秩敘者葢會為之大會均平頒之而已宫正尊於宫伯故主其會宫伯卑於宫正故主其均均之事則繫於會矣然既言行其秩敘者葢均之而後行

之相為始終也且均其秩者豈徒計其日月之出哉所以知其當否者於是乎在矣均其叙者豈徒更其勞逸哉所以知其勤惰者於是乎在矣

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夏則頒衣冬則頒裘其頒之各有時故曰以時頒其衣裘夫稍食所以養之衣裘所以被之食人之食者則思所以死人之事被人之衣者則思所以懷人之憂先王豈徒養以食被以衣哉所以厚之者亦使之有以充其責而已掌其誅賞者士庶子有功則賞之有罪則誅之凡以懲勸之而已言誅賞而不言所告則冢宰大臣也廢置誅賞尚以詔王則宮伯可知矣衣裘之頒所以示其仁誅賞之行所以示其義仁以親之義以制之先王所以治國子者固有道矣此所以用之於宿衛則無間之可乘用之為守固則無患

之弗禦安危一心而上下以親休戚一體而内外以察也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似

膳從肉從善膳以肉為主肉以善為尚膳夫食官之長必其智足以帥其屬然後可以養王及后世子故以膳夫名官王天下之至尊也后配王而主内治也世子天下之本也故掌王之食飲膳羞及后世子蓋用其養王者以養后世子也食飲地産所以養形膳羞天産所以養精合天地之産而為之所以養氣人之生也離乎芒芴之間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形氣具而精為之本則養生者雖資乎物而精氣與形不可胥失内養其精氣外養其形體則精神之運血氣之長上下同流而無息形全而生有餘矣如是則所以養王及后世子者食飲膳羞又焉可廢其一哉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

進食於尊者曰饋饋所貴也六穀則稌黍稷粱麥苽是也莫非食也而穀為食之主故曰食用六穀膳六牲則馬牛羊豕雞犬是也六牲之味以善為尚故曰膳用六牲六清則水漿醴涼醫酏是也飲出乎水而貴乎清故曰飲用六清羞謂庶羞也備滋味以致美故謂之羞其物則雜出於牲及禽獸公食大夫禮下大夫有膷臐膮此出於牲者也上大夫加以雉兎鶉鴽此出於禽獸者也王之羞其品以多為貴故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則淳熬淳毋炮豚炮牂擣珍與漬熬肝膋是也此八者皆味之所貴故用八珍醬謂醯醢也醢人王舉則共醢六十甕醯人王舉則共醯六十甕合而為百有二十甕也兼醯醢而獨言醬者

味以醬為主故也王之饋莫盛於膳而以食為先者蓋食地產所以作陽德膳天產所以作陰德不使作陰德者勝作陽德故也與孔子言肉雖多不勝食氣同意夫禮與其奢也寧儉而王之饋其盛如此者豈故窮爲俎之欲以爲侈哉蓋王者治萬變裁萬物養萬民無制天下其智慮尚足以治之其仁厚固足以安之其德固足以化之天下誠賴其智也故爲之備物以養其智誠賴其仁也故爲之備味以養其仁誠賴其德也故爲之備產以養其德然則王之饋庶物具備者夫是之謂稱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則朝食也夫一日之中食有三時同此舉而已玉藻曰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餕者朝之餘也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也物皆有俎者謂牢鼎之實皆有俎也陪鼎三膷臐膮

謂之庶羞實於豆而已鄭氏謂牢鼎之實九組以此也言王而不言后則后與王同庖可知矣

以樂侑食

王制曰天子食日舉以樂蓋無大喪無大荒無大札無天地之裁無邦之大故則王所以樂之時也故侑食及徹皆以樂所謂樂以天下者此也且人之養也心志和而後氣體從之食飲膳羞以養氣體也侑徹以樂則所以和其心志而助氣體之養也夫王之食也以禮而侑徹也以樂則禮樂未嘗斯須而去王之所養蓋可知矣

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

曲禮曰殽之序徧祭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食有祭者所以祀鬼神也授祭者授王以所祭之物也孔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祭宜王所自到故也品嘗食者養至尊當慎故也傳曰食自外者不可不試其所防也微矣記曰事君左右就養有方則品嘗食者勝夫之事也品嘗食則示其致誠以愛君王乃食則示其致信而不疑先王以信義得天下之心而權亦在所不廢故其慎如此

卒食以樂徹于造

造至也致飲食於是然後進而御王及其卒也徹于所致而置焉是之謂于造夫先王之食也必侑以樂及其卒食又徹以樂則其所養固有道矣如是則無適而不為和推而致之其大足以位天地其微足以育萬物則王之侑徹以樂豈特資一人之養哉天地萬物實有賴焉

王齊日三舉

祭祀之道先王所以自盡之至也蘋蘩薀藻可羞於王公潢汙行潦可薦於鬼神割刀之用而鸞刀之為貴醴酒之用而玄酒之為尚皆所以自盡而已能自盡而不能自養者又非所以致其精明精常生于養志之不雜明常生于養氣之不暴志氣既充而精明始至焉此王齊日所以三舉也與孔子齊必變食同意夫不御于內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凡可以汩亂其精明者無不去也喪者則弗見不蠲則不見刑人則弗見凡可以褻瀆其志意者無不去也有能導精神益志慮聰明其耳目而養其氣體者無不取焉如是則精明既至而可以致恍惚以交於神明矣故思其志意思其所嗜則庶或在焉思其居處思其笑語則庶或見焉祭統曰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神明也謂是已此先王所以散齊七日致齊三日蓋散齊而後鬼神可以與之存致齊然後鬼神可以與之交知鬼神之情狀然後可進於心齊矣彼

心齋者哀樂欲惡將簡之而弗得尚何物之能累哉唯知致一於祭祀之齊則心齋也亦庶幾焉

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災亡為喪大喪則喪之大者王后之喪是也穀不熟為凶凶甚為荒大荒則荒之大者民病曰札大札疫癘之大者也天地有裁則若水旱之類是也邦有大故則若寇戎之變是也若此屬而王皆不舉者蓋王所以能承順天地和理神人使無災害變故然後宜饗備味聽備樂今不能然宜自貶而弗舉矣亦憂以天下之意也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

燕食謂日中及夕食也非若朝舉於禮為盛故有燕閒之意若居而有燕居朝而有燕朝其義同也王舉則授祭而弗贊燕食則授而贊之者以舉為禮之盛王當自致焉故弗贊燕食則其祭不如舉之盛故膳夫授而贊之鄭氏謂奉朝之餘膳非也曲禮曰餕餘不祭蓋祭所以致敬於鬼神奉餘膳而祭非所以致敬也且獻人辨魚物為鱻薧以共王膳羞掌畜掌膳獻之鳥則王舉之膳膳用六牲而燕食固有魚鳥之膳矣奉膳贊祭其魚鳥之祭歟

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

左傳曰歸胙于公蓋祭餘謂之胙胙俎則祭餘之俎也王祭祀有胙俎者則尸酢王之俎也賓客食而有胙俎則祭先之俎也賓客食亦必膳夫授祭及卒食又膳夫徹祭餘之胙則重祭故也於膳言授祭於祭

祀賓客言徹胙俎相備也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

謂之稍事則禮事之畧者鄭氏謂小事而飲酒是也故膳夫設薦脯醢而已脯則腊人所共其脯腊是也醢則醢人所謂凡事共醢是也脯醢共於腊人醢人膳夫則設薦之而已設如所謂設車宮轅門因其素有而設之無所為也薦如所謂冬薦魚共野果蓏之薦直而進之不用多品也謂以少為貴而致其內心者歟

王燕飲酒則為獻主

王之於羣臣其禮有饗有燕饗以訓恭儉則以禮為尚燕以示慈惠則以恩為尚尚恩則以禮行仁故王

之於羣臣亦有賓主之道焉豈可以無獻主哉雖然君臣之義不可以燕褻也故使膳夫為獻主此以義而處仁也以禮行仁則上下之情通以義處仁則尊卑之分明與夫用燕喪威儀固有間矣且燕飲以食飲養賓而膳夫以食飲養之官也使所以養王者養賓焉乃王之厚意也豈特是哉致於寢所以示私也服用朝所以視禮也酒行無算所以親之也登歌鹿鳴所以樂之也間歌魚麗所以備物也王之所燕所以將其厚意者如此則羣臣嘉賓胡為而不得盡其心哉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

膳夫掌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則王與后及世子之膳羞皆膳夫所掌也凡王之饋皆膳夫所進則后世子之膳羞非膳夫所饋也特掌之而已內饔曰共后及世子之膳羞則后世子之膳羞內饔饋之而

膳夫所掌者特主其饌之數而已脩脯也加薑桂而鍛治之則曰脩不加薑桂而乾之則曰脯其頒賜也或以肉或以脩皆膳夫掌之以等級與之則曰頒以德意予之則曰賜頒本於公義賜出於私恩公義則所及者衆私恩則唯其所與而已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贄見者亦如之

左傳曰祭有受脤歸脤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也歸脤謂大夫歸胙於公也諸侯之臣有歸胙於君則王之臣亦然祭祀之致福者謂諸侯歸胙於王也贄以見王曰贄以贄見者謂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之屬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贄見者亦受而膳之故曰亦如之然則祭祀之致福者歸王以其福也以贄見者歸王以其德也歸王以其福則愛之至歸王以其德則敬之至且衆歸王以福而王能享之所以備多

福衆歸王以德而王能納之所以成厥德故受而膳之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所謂不會非不會其出特不為多少之計而已所以優尊者不以有司法數拘之也世子常膳正禮可以不會其餘膳羞飲酒及膳皆會所以防荒侈也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薧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六畜可畜而養者也六獸可狩而獲者也六禽可擒而制者也六畜則馬牛羊豕雞犬是也或謂之六畜或謂之六牲者蓋始而養之則曰畜將用之則曰牲六獸則麋鹿狼麕野豕兎是也六禽則羔豚犢麛雉

雁是也別而言之則走為獸飛為禽也合而言之則獸亦可謂之禽故易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名以命之物以色之六畜六獸六禽其名物不同故辨之新殺為鱻乾肉為薧氣聚為生氣散為死死生以其氣之聚散言鱻薧以其死生之久近言凡此四者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也薦羞皆進也薦為薄羞為致滋味者也膳夫言掌王之食飲膳羞膳言用百有二十品其物備衆至其言薦則曰凡王之稍食設薦脯醢則薦所共設薄矣庖人共后世子之膳羞而不共薦者蓋薦則自后世子之官屬共之也

共祭祀之好羞

好羞者若文王之菖蒲昌歜之羊棗之類是也蓋先王先公及先后夫人平生嗜好祭祀則因而羞之以

生事死以存事亡也夫飲食者人之大欲好惡者人之常情君子之於親生則以其所好而致養死則以其所好而祭祀不忘其親也蓋齊則思其所嗜祭必羞其所好固其宜矣且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方其祭祀內則盡志外則盡物其致美物也則三牲之俎九州之味無不具焉其致細物也則水草之葅陸產之醢無不備焉然以為未足而又羞其所好則君子所以自盡者可謂至矣然求其所難致傷財害民以昭其先之好僻君子亦不為也孔子為政於魯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則先王不肯求所難致以傷財害民可知矣

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

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虞祭在寢祔祭祔於祖廟之祭其庶羞必使共王之膳羞之官共之者所以仁

喪紀也或言喪事或言喪紀或言喪紀之事者喪事喪之在我者也喪紀喪之在彼者也喪紀之事喪在彼而我有事焉也喪在彼者我以禮數紀之故謂之喪紀賓客之禽獻謂主人所獻於賓客者若掌客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各隨其爵命而為之多寡之數也

凡令禽獻以灋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凡賓客在館必有禽獻者令禽人共之也必授之以物與其多寡之數故以法授之掌客乘禽於諸侯各如其命之數聘禮曰乘禽於客曰如其饔餼之數士日中則二雙此禽獻之法也令禽獻則以此法授之使知其所獻之物與其數及其出以給用授而入之則亦以法焉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

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腒其居反鱐所留反臊素刀反羶書然反

五行之在天下日運而無所停一往一返迭盛迭衰其時可因而不可違其理可順而不可逆而人者五土之所生五行之所致養口納味形納氣一味之不調一氣之不順則疾癘得以乘而至先王乘時之消息因理之盈虛以節飲食以養性命此庖人所以有禽獻之法也春行羔豚夏行腒鱐秋行犢麛冬行鮮羽此各順其時物之所宜也夫陽生於子至春而中至夏而正陰生於午至秋而中至冬而正春行羔豚秋行犢麛所以順陰陽之中氣也夏行腒鱐冬行鮮羽所以順陰陽之正氣也蓋羊火畜其性則屬乎陽羔則羊之未大所謂陽中也豕水畜其性則屬乎陰豚則豕之未大所謂陰中也春行羔豚則以陰中之氣配陽中之氣故也牛土畜其性則屬乎陰犢則牛之未充所謂陰中也鹿火獸其性則屬乎陽麛則鹿

之未充所謂陽中也秋行犢麛則以陽中之氣配陰中之氣故也腒鱐鮮羽則魚鳥而已魚為正陰鳥為正陽腒鳥之乾者其肉可久而居也鱐鳥之乾者其體肅而可藏也夏行腒鱐則以陰之正氣配陽之正氣故也鮮魚之新殺者也羽鳥之新取者也冬行鮮羽則以陽之正氣配陰之正氣故也凡此各順其時物所宜而已然冬夏為陰陽之正而夏必以魚鳥之乾者則以夏火行旺乾者火之氣亦順其時故也雖為乾卦以比佐陰陽之情有餘則懲不足則伏其數有消息而休王隨之其氣有盈虛而盛衰隨之不能順其所宜則失其所養不能察其所宜而助其不足則失其所輔善養者順其時之所宜則五臟得所養察五行之有餘不足而助其休廢則其五臟得所補故均其宜而使之無過調其適而使之無不及故春則膳膏香夏則膳膏臊秋則膳膏腥冬則膳膏羶蓋取其衰死者之脂膏煎和之以相助也膳膏香者膳

用牛膏也牛土畜方春木用事之時則宜助養脾故也膳膏臊者膳用犬膏也犬金畜方夏火用事之時則宜助養肝故也膳膏腥者膳用雞膏也雞木畜方秋金用事之時宜助養肺故也膳膏羶者膳用羊膏也羊火畜方冬水用事之時宜助養心故也凡此皆順其不足而助之也然羔豚腒鱐犢麛鮮羽皆謂之行者蓋各順其時氣之運流而無壅故也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豈非終始相繼若天之行四時然哉至於膏之香臊腥羶則言膳者以用之於膳食之間調和而取其善也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膳夫曰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此於膳禽獨言王與后不會則世子之膳禽亦在所會矣蓋膳為正禮所用者六牲故與王及后同於不會膳禽則燕食之膳非正禮必會者所以防荒侈故也非特是

也酒正曰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外府曰唯王及后之服不會則世子之飲酒與服皆會先王所以防而制之非一端矣

内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

包魚肉而共焉謂之庖食熟而和氣至焉謂之饔庖人共其物於始饔人熟其物於終所以通職聯事也故饔人所掌者割烹煎和之事所用之物則共於庖人也然饔有外内内饔所掌者王后世子之膳羞及宗廟之事皆事之在内者也外饔則掌事之在外者而已解牲體而制之謂之割熟物而氣通焉則謂之烹煎而使減耗焉謂之煎調以五味而使節適焉謂之和凡此皆内饔所掌而有事焉體各有名若脊脅

肩臂之類也肉各有物若胾燔膴胖之類也品如品物流形之品言上下竒耦之不一也味如五味異和之味言調和甘美之適宜也百品味即庶羞是巳舉其成數而言故曰百品味之物凡此皆内饔辨而分之者也

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

王舉則王日一舉是也取於鑊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實鼎曰脀實俎曰載取於鑊則物得其熟取於鼎則物得其和實於俎則物得以進内饔則掌陳其鼎俎又以牲體實之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

饋則膳夫所謂凡王之饋是也百羞則羞用百有二十品是也醬則醬用百有二十甕是也珍則珍用八

物是也內饔選擇其中御者以侯膳夫之饋王也膳夫先言珍而後言醬與此不同者葢醬以將物食之常也珍物之至美物之不常者以貴賤而言則珍物先於醬以常食而言則醬或先於珍

共后及世子之膳羞

膳夫掌以膳羞養王及后世子則后世子之膳羞亦膳夫掌之也膳夫獨言凡王之饋則后世子之饋非膳夫所進也內饔共之而已王之膳羞言饋而后世子言共者有降於王故也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眂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庮音由泠音零貍音鬱般音班

腥臊羶香皆天產之物所以資氣體之養者也所稟之氣一有不和則資其味者疾癘或乘之而至于為害不少矣不可以無辨焉故內饔辨其可食者則取之其不可食者則去之凡以謹於奉至尊故也牛者服重致遠之物勞於晝而息於夜則夜者牛且伏靜之時今而夜鳴則陽內受陰而陰陽不和故其臭庮庮者陰臭之惡也此辨香之不可食者也故曰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者總結謂之泠毛長謂之毳凡毛皆屬於肺肺金也羊火畜火勝金今毛反總結而長則火氣弱而肺金勝火矣其臭雖羶而不可食矣此辨羶之不可食者也犬赤股而躁臊者股無毛而肉色著見焉謂之赤疾走而不常謂之躁犬金畜也西方陰止以收而生金金於五臟為肺而主毛皮赤股則金氣衰而毛皮受病矣躁則反於陰止以收而其性受病矣其病如此則雖臊而不可食也烏皫色而沙鳴貍者內則以貍為鬱蒸物貍藏鬱塞而不通

則貍與鬱文異而義同也鱢色則失色而不澤沙鳴則其鳴細而踈散如此則其氣鬱塞而不泄而其臭惡矣蓋鱢色則其氣鬱而不達沙鳴則其氣鬱而不達於聲音其肉氣亦鬱而不可食也豕盲眂而交睫腥者有目而眂不明謂之盲目睫毛相交而生謂之交睫豕水畜也眂火事也水勝火而其病見於目則水火不相逮而陰陽不相和此腥之不可食者馬黑脊而般臂螻般言其文之般旋螻若螻蛄之螻馬火畜也黑水色也馬黑脊則以水勝火而在上其文又般旋至於臂則水盛而火氣不足則其臭如螻蛄而不可食然則上言鳥鱢色而沙鳴貍下言馬黑脊而般臂螻於中言豕盲眂而交睫腥則舉中以見上下皆腥之不可食者也夫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內饔每物而辨焉則其共王及后世子膳羞之用無陰陽偏勝之氣而氣體之養因賴之而安矣然則腥木臭也臊金臭也羶火臭也香土臭也獨不言水臭

者月令於冬言其臭朽素問於水言其臭腐蓋水朽而不泄則朽肉腐而不散則腐朽腐皆水臭也至陰閉塞而其臭朽腐朽腐則其臭易知不待辨之而後得此所以不言水臭也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

內饔所掌在內凡外事皆不預故掌宗廟割亨而已謂之凡祭祀則四時及禘祫皆掌之也上言掌割亨煎和之事此不言煎和者煎和所以致味鬼神尚質不貴褻味也記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為也然則宗廟之祭祀必備物焉所以惡不仁也雖備物而不為煎和之褻味所以惡不智也先王所以交鬼神之道亦仁智日凡燕飲食亦如之者謂王及后世子凡燕飲食皆內饔掌割亨之事也

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

羞庶羞也脩鍛脯也刑鉶羹也膴肉𦎧之大而無骨者也胖牲體也骨牲體之連骨者也鱐魚之乾者也凡此七者有掌之者有共之者有掌而共之者各掌其共物以待內饔共膳也葢掌之者則若膳夫掌后及世子之膳羞是也共之者則若庖人共薦羞外饔共脯羞刑膴是也掌而共之者則若腊人掌脯腊膴胖是也葢內饔掌王及后世子之膳則宜選取於庫有司以博珍善也

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

謂之好賜則王以好而賜之好賜者出於王之私恩多寡無常唯共所與而已必使內饔則親而私之故也饔人則內饔之屬內饔稟王命而使其屬人共之也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 飧音孫 食音似

外祭祀謂天地山川社稷四望之類凡外神皆是也內饔掌內事故止於宗廟之割亨外饔掌在外之祭祀則所掌者廣也共其脯脩刑膴則凡外事所共事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者則若膳夫所謂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也膳夫不言陳則外饔非特實之鼎俎又先陳之也內饔言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蓋內饔實牲體則自內饔而陳之也外饔實牲體魚腊則自外饔而陳之也內饔不言魚腊則以外饔見之也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者夕食謂之飧賓客始至之禮也朝食謂之饔既將幣之禮也致禮於賓客莫盛於饗矣饗以飲為主則行人所謂饗禮九獻之類是也饗以食為主則行人所謂食禮九

舉之類是也饗食又王所以待賓客之厚禮也凡飧饔饗食之事外饗亦掌陳其爲俎實之牲體魚腊故曰亦如之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

司關曰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此則所謂耆老孤子是也蓋死王事者之父母與其子也死王事者所以致其義饗以養之者所以致其仁致其義者臣子之節致其仁者君人之恩彼致義而盡其節此致仁而厚其恩則天下之人孰不勸於義而勵於節哉士庶子則所以充宿衛於内備守固於外者是以先王養之以稍食頒之以衣裘月終則均秩而秩酒秩膳之類則日月有焉歲終則均敘而嘗伏剝易以歲時更焉其廩之以恩勸之以義可謂至矣而又饗之以禮彼其視上之過我如此孰不趍事勸功而忘其役使

之勞哉此言饗耆老孤子而以士庶子如之酒正言饗士庶子而後言饗耆老孤子者蓋饗以養之為主酒以禮之為主各有攸趣爾

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師所以用衆役所以任衆彼其趨事之勞煩車馬之疲弊冒風霜而歷歲時之久致公義而忘室家之私先王於是結之以恩待之以禮於其罷則罷之於其犒則犒之此於勞還師犒酌其長帥所以有獻賜之禮也獻以飲之賜以予之外饔則掌其脯肉之事也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齊才細反

鑊所以煮之也鬵所以和之也煮之既熟然後脅於鬵以和此先鬵而後鑊者以和五味為難故先之也實水以鑊鬵爨火以薪蒸皆有多寡之量亨人則給之故曰以給水火之齊盖亨和者水火欲其相當水勝火則物有過於生火勝水則物有過於熟亨人給之則欲其節適而已

職外內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 爨七亂反

亨人主為外內饔給水火而熟物故職其爨亨煮之事爨謂以薪蒸燎火也亨煮一也以火蒸水謂之煮物熟而氣通則謂之亨言職而不言掌者職有所聽而可以兼掌掌有所保而各專其事亨人兼掌外內饔之爨亨煮則所主非一故曰職而不曰掌膳用六牲羞用百有二十品則其物不可辨也

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鉶音刑 羹音庚

公食大夫禮曰大羹湆不和實於鐙設鉶四於豆西然則大羹肉湆也不致五味者羹之象也鉶羹加鹽菜致五味牛用藿羊用苦豕用薇盛之以鉶鼎而羹之形成焉荀卿曰大饗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本大者之事故曰大羹言大羹則知鉶羹之為小言鉶羹則知大羹之為象互相備也大羹以貴本鉶羹以親用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文理具而禮之道得矣此所以薦鬼神養賓客非特使亨人共大羹而又貴而先之示之以本始使天下後世知禮義所尚在此而不在彼也豈特是哉醴酒之用而玄酒之尚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黼黻之美而藁秸之設聖人貴本之意葢可見矣然則庶具百物備者亦非聖人之本心其勢有不得已焉爾

周禮詳解卷四

周禮詳解卷五

宋 王昭禹 撰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耨乃豆反齍音資

郊外曰甸田庖於𨙸甸法正在是也甸師以下士二人為之而其徒有三百之衆名其官曰師則主敎其屬故也公田謂之藉以其借民力治之故也王所親耕謂之藉則亦借民力終之故也王與諸侯各有藉田故甸師所耕耨謂之王藉王耕者以孟春之月躬秉耒以耕其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

終於千畝庶人則甸師之屬其徒三百是也所謂師其屬者此也以耒而利地則謂之耕以金而芸草則謂之耨孟子所謂深耕易耨是也王必三推者身先以帥天下也以庶人耕耨之者續終以尊天子也以時入之則春稼而往秋穡而來入共衆而藏之倉人也以共粢盛者在穀曰粢在器曰盛共之所以祭祀也且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而王必親耕以共粢盛者服勤以自致也以天子之尊而必親耕則天下之為農者孰不勸於耕以天子所親耕者共粢盛則天下之為子者孰不勸於養行一物而其義兩得之矣傳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淳固於是乎成天子親耕籍田者敦本之道孰大於是

祭祀共蕭茅

杜子春曰蕭香蒿也取蕭祭脂郊特牲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蓋宗廟之祭既薦之後取蕭與脂及黍稷焫之俾其香氣上達所以求神也亦其交神明之德當如此也凡鬼享祼鬯求諸陽索祭祝於祊求諸陰陽之間游魂為變無不之無不為也故求之不可以一處茅以藉祭祀之物以縮酒易曰藉用白茅為苴以藉祭也齊桓公責楚不共苞茅而曰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是取茅以縮酒酌也然必用茅者為其體順理直柔而潔白承祭祀之德當如此也必使甸師共之以其出於王藉乃所以盡志也

共野果蓏之薦蓏力果反

郊外曰野甸在遠郊之外稱野植生曰果若梅李之屬是也蔓生曰蓏若瓜瓞之屬是也先王之祭內盡志外盡物致誠也致信也盡志之謂也致遠也致衆也盡物之謂也果蓏之薦所以盡物必共於王藉所

以盡志盡物以致其外心盡志以致其內心記曰孝子爲能養親謂是也

喪事代王受眚災眚生景反

過誤謂之眚天火謂之災眚者人爲也災者天爲也受眚則以眚爲在已受災則服災而弗拒使甸師代則以方宅喪不可以接神甸師掌共祭薦之物神所依也

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辠古罪字

文王世子曰公族有罪則磬於甸人又曰公族無宮刑獄成致刑於甸人死於甸者罪之重者也刑於甸者罪之輕者也同族之死刑必于甸師氏者刑於隱也先王之用刑以義爲主以仁爲助同姓有罪不免於死者義也刑而不暴於外者仁也非義無以公天下之法非仁無以顯同姓之恩記曰刑於隱者不與

國人慮兄弟也刑於隱必於甸師氏以甸師共祭薦之物故也共祭薦物所以事宗廟之覩而致死刑焉則正法然後能保天下國家能保天下國家然後宗廟可得而事也然則覩而致死刑乃所以事宗廟也

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内饔之事

夫官不能兼事故外内饔掌割亨之事至於薪蒸則使甸師給之大木曰薪小曰蒸謂之薪者以木斬之而於薪為薪故也謂之蒸木小而所續衆故也甸師其徒三百人則非特以耕耨王藉亦以供役於外内饔故也蓋甸師之地有田有菜田則共菜盛菜則共薪蒸此天下所以無曠土也然則有言帥其屬有言帥其徒者蓋言其所統則曰屬言其所從則曰徒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

獸綱謂之畧以柔而守之為義也掌畧田獸則以畧取所當畧之獸也四時之田與田畝之田同字者以其養禽獸而取之以為人利與田同也蓋為之囿則與疆理同攻蟄獸猗猛鳥則與耘同度可殺然後取則與獲同夫春田用火夏田用車秋田用羅冬田用徒而此獨言畧者蓋四時之田兼用畧也名物則庖人所謂體名肉物也庖人共膳羞辨之宜矣而獸人亦辨之者蓋先辨其名物然後入於庖人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獸人之獻獸雖以共膳羞之用然其大槩以除民物之害為主則獸人之立官非適為一人之奉養也冬獻狼者冬物成之時狼害物之尤者故冬獻之夏獻麋者夏田稼之時麋害稼之衆者故夏獻之春秋書多麋為是故也冬於其尤害物之時畧而獻之也春秋獻獸物者罷氏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于民者則春

獻獸物亦以除害與雍氏令為阱擭同意大司馬秋田羅弊則秋獻獸物自其用罟之時也

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

時田四時之田也當四時之田獸人則守罟者所以備獸之觸擾也田止謂之弊大司馬春田火弊夏田車弊秋田羅弊冬田徒弊皆謂田止也山虞曰若大田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馬則令禽注于虞中者令田衆以所獲禽置虞旗所植之中野注則衆赴而往焉若水之注也

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

祭祀賓客有薦羞喪紀有奠祭為或用鮮故共其生獸為給常用故共死獸凡獸入於腊人則當乾之以為用故入於腊人

皮毛筋骨入于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玉府掌王之玩好等物與凡貨賄之藏則入于玉府以共王之服器等用也獸人皮毛筋骨入于玉府而獻人凡魚征亦入於玉府周之初園囿沛澤多而禽獸至人常患其偪矣唯周有以勝之然後中國之患除而人更賴其所獲以共服食器用然則獸人之官脩寧百姓之太者也魚之為物潜逃深渺難及以政方周盛時乃能使之莘其尾頳其首浮沉大小備得其性則以有法度加焉而已然則魚人之官脩養萬物之悉者也以獸人之官修為寧百姓之大以魚人之官修為養萬物之悉故使入其物於玉府以為王者仁民愛物其施如此然則可以兼百姓之奉備萬物之養以足其燕私玩好之欲也然則冥氏穴氏翨氏攻鳥獸之猛而其所獻皮革齒須備羽翮之類不入於玉府者冥氏穴氏特除其害而已獸人凡田之

政令掌焉則其所脩之利衆所除之害悉所賴之獲多王施及人於是為大矣

𩀉人掌以時𩀉為梁

詩曰敝笱在梁又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則梁水偃也偃水為關空以笱承其空俾魚入焉月令季冬命漁師為梁王制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則為梁者乃季冬之時也盡取魚也以時故其為梁也亦以時故曰以時𩀉為梁

春獻王鮪

鮪以時至為能有者也先王以其時至則薦新焉故𩀉人獻之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是也莫非鮪也必取其大者以致其美故獻王鮪王言其大也凡物之大者多謂之王若祖父謂之王父祖母謂之王母是

也

辨魚物為鱻薧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賔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薧凡獻者掌其政令

凡王之膳羞有用鱻魚有用薧魚而魚之或鱻或薧亦各有所宜故辨之以共王不言后世子者以王為主故也凡祭祀賔客喪紀所共者入於庖人外內饔之屬也取魚亦有政令者以獻人知所取之時與所取之地故掌政以正其徒掌令以役其徒

凡獻征入于王府

獻人之官脩為養萬物之悉故入其征於王府以充先王之奉養也凡獸莫不有皮毛筋骨之屬而魚之

所利止於肉而已故特征其衆物然文王之時澤梁無禁而周公之法則獻人有征何也蓋方商之季山林川澤宜施以與民故無禁成王之時則民之財用已足苟若無征則民之棄本者衆故征之所以抑末周公制法豈與文王異意哉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

以味之美而斂者鼈也先王名官亦取其物之美而名之故簎魚鼈龜蜃之官獨名之以鼈人互謂有甲介者若龜鼈之類是也以時簎魚鼈龜蜃取之有時故也先王之於物愛之而弗仁唯其弗仁故有以取之唯其愛之故取必以其時藏伏於泥者謂之貍物則不止於魚鼈龜蜃之類而已互物言其體貍物言其性

春獻鼈蜃秋獻龜魚

先王之於物交之有道用之有禮育之以仁使之得以遂其生盡其性而無殀夭之傷此交之之道也制之以義必其可取然後殺而無非時之害此用之之禮也鼈蜃龜魚雖微物也先王豈以其微而輕取之哉要之交有道用有禮而已鼈及龜魚字乳以夏而蜃以夏秋春獻鼈蜃秋獻龜魚則避其字乳之時獻龜以秋者龜取以卜全而用之故取其堅成之時魚美於秋冬而冬為尤美不以冬獻則鼈人所獻以簎得之故先為梁之時而獻鼈尤美於夏然以避其字乳之時而弗獻唯王不以飲食之養害仁政之法度如此然後能率天下之民以成魚麗之功昭告於神明矣

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掌凡邦之簎事

蠯蒲佳反蠃郎戈反蚳直

其反

按醢人將以為醢也先王之祭祀內以盡志外以盡物故凡陰陽之微物莫不畢具所以為盡物也故雖蜃蠃蚳有所不廢焉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胖普半反膴大吳反

小物全乾曰腊指昔之全體而言之也析肉而薄之曰脯大物解肆而乾之曰乾肉所掌不一而名官曰腊人者以全體而乾者尤為難焉故也膴胖既掌共於內外饔腊人又掌共之者蓋由獸人入於腊人由

腊人而入於内外饔則腊人所謂掌共者掌共物而共之於内外饔也脯非豆食而祭祀共豆脯鄭氏當作羞脯理宜然也祭祀賔客喪紀隨所用而共之故所共不一也且獸之所獻有獸人而又有腊人魚之所聚凡鮮薨獨掌於獻人何也盖獸之名物至多而肉味各異故獸人辨其名物又有腊人掌其乾肉脯腊膴胖之事也魚則名物雖多而肉味則一而已此所以鮮薨獨掌於獻人而已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

人之身有五臓六腑百骸九竅而氣之所以行猶海之有百川九河而水之所以通也水失其道則海之經絡壅遏而不通氣失其度則身之血脉乖戾而生疾先王豈忍坐視其苦恬不為之恤哉此醫師之職所以立也醫之字從匸從酉陰中也動與疾遇所以醫能已從矢醫者疾也如矢為之醫使傷人者不得作

從戈者疾作矣攻而勝之從酉者酉時也且然無止
有疾而恃治如此而已醫師者醫官之長所以教其
屬者也以其聚毒藥以共醫事故有政凡疾病疕瘍
者使醫分而治之故有令此所以掌醫之政令也毒
謂五毒藥謂五藥五藥疾醫之所用也五毒瘍醫之
所用也醫師則聚之所以共衆醫之所用也以其攻
疾而使主焉則謂之毒以其瘳疾而使樂焉則謂之
藥毒與易所謂毒天下之毒同藥與莊子所謂至言
藥也之
藥同

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

凡人以血氣為榮衛氣壅過而不通則為疾病血凝
結而不流則為兆瘍語曰予疾病由疾然從至於病
則疾輕而病重也疾在陽而為熱於外者瘍也瘍在
首而有害於已者疕也凡醫各有所能故使醫分而

治之疾病則使疾醫治之死瘍則使瘍醫治之

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

醫之事有能有不能醫之功有全有不全先王於一歲之中有以書其功狀而醫之得失功之多寡可以周知故歲終則稽其事而制其食稽謂考而計之也既稽以見其功然後因其功之全否而為之制其食之厚薄凡以稱其事而已苟醫事為上而其食薄則能者無所勸醫事為下而其食厚則不能者無所勉故必餼廪稱事然後能者勸不能者勉矣周而無鈌謂之全夫射者百發一失則不足為善射然則醫者九中一失亦不足以謂之十全矣鄭氏謂全猶愈也人之疾固有不可治者苟知不可治而信則亦全矣

何必愈哉昔晉侯有疾醫緩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公曰良醫也晉侯果卒然則全者但知其可治不可治而驗焉者皆全矣黄帝曰知一為下工知二為中工知三為上工與此不同何也蓋黄帝以治疾者為功於五臟有明其二則為中有明其三則為上故分為三等以命工周官以工之能而制食故寬以馭之而分為五等矣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易之頤君子以節飲食蓋疾病之起本於氣體之不和氣體之不和始於飲食之不節蓋飲食人之本也本得其養則無物不長本失其養則無物不消於無事之時而順養之有道可謂善其本矣疾厲何自而生哉此食醫之官所由設也六食則所謂食用六穀是也六飲則所謂飲用六清是也六膳則所謂膳用

六牲是也百羞則羞用百有二十品是也百醬則醬用百有二十罋是也八珍則珍用八物是也凡此皆膳夫所掌以共王之饋者而食醫則掌調和之而已齊者調和其味而使多寡厚薄各適節之謂

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

食音嗣齊才細反

一氣判而為陰陽陰陽運而為四時春為陽中而其氣溫夏為陽盛而其氣熱秋為陰中而其氣涼冬為陰盛而其氣寒溫熱涼寒天地所以生成萬物者也順天之經明地之理合四時之序則人所以安拂天之經逆地之理反四時之序則人所以厲故先王無所往而不以四時為本者其知善養之道乎以春為陽中而其氣溫食地產以養形而作陽德形以聚氣形溫則氣和而疾不作故食以溫為齊而眡春時以

夏為陽盛而其氣熱羙天産以養精而作陰德精以集神神藴三數而於物為火精熱則神從之而不離故羙以熱為齊而眂夏時以秋為陰中而其氣涼醬之味鹹鹹所以養脈而脈爽則和醬涼則除煩熱而脈得之以爽故醬以涼為齊而眂秋時以冬為陰盛而其氣寒飲所以陽氣氣之暴在陽濟之以寒則為不暴故飲以寒為齊而眂冬時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和胡卧反夏户雅反

夫濕熱寒涼天之所造以養萬物者也酸苦辛鹹地之所化以養萬物者也人之一身常與天地流通則其氣味之所養又安可違天之所造地之所化哉此溫涼寒熱之所御所以必在順四時之氣而酸苦辛

鹹之所節所以必在順四時之味矣夫春於方為東於行為木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木之氣散而其味則收故木之味酸以春主發散宜多酸以收之故其和多酸夏於方為南於行為火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火之氣耎而其味則堅故火之味苦以夏主解緩則宜多苦以堅之故其和多苦秋於方為西於行為金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之氣收而其味則散故金之味辛以秋主揫斂宜多辛以散之故其和多辛冬於方為北於行為水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水之氣堅而其味則耎故水之味鹹以冬主堅栗宜多鹹以耎之故其和多鹹酸苦辛鹹其味則因四時以為之節若淡與甘則無所加損焉以其為五味之主而生於土故也淡則所以利之甘則所以緩之唯利故能養竅唯緩故能養齒利之緩之所以調之也黃帝書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腎欲堅急食苦以

堅之脟欲緩急食甘以緩之亦謂是也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稌音杜苽音孤

凡人所資以生者莫大乎形氣形氣所資以養者莫大乎膳食膳天產也食地產也天產以養形而得諸陽地產以養精而得諸陰陰陽之氣判而為五行而膳食皆麗乎五行之氣五行之氣有畏忌相反一有不宜則不惟不足以養形氣而疾病且乘機而作可不擇歟先王內是觀膳食之宜而為之會焉或以五行相生而為之宜或以五行同氣而為之宜或以五行相配而為之宜牛土畜也稌金穀也牛宜稌則以土生金而為宜也羊火畜也黍火穀也羊宜黍則以火同氣而為宜也豕水畜也稷土穀也豕宜稷則以

水配土而為宜也犬金畜也粱土穀也犬宜粱以金生於土而為宜也鴈大禽也麥木穀也鴈宜麥則以火生於木而為宜也魚水物也苽水穀也魚宜苽以水同氣而為宜也凡此皆食物各有宜也物之所宜適此而已且有所宜則順之有所畏忌則避之此言其宜而不言其畏避相反以物類至多不可勝言也言其所常食則推類而可知矣

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放甫往反

食醫雖以養王為主凡君子所以自養者亦可以常放焉蓋君子與王其貴賤之分為不同而所以養生之理則未嘗異故膳食所會之宜皆得以做王而自養焉則所以養生之道豈擅為一己之利哉皆天下共之而已易曰君子以節飲食於此可見矣然謂之常則非暫也始終用焉不可一日廢之矣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

夫人雜乎芒芴之間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然則生之本在乎形形之本在乎氣形之安强得於氣之和形之疾病由乎氣之乖和與乖在乎養之得失而已善醫者審其源亦貴乎以養之為本蓋五臟六腑之氣均則疾病無自而作一或盈而有餘一或虧而不足則偏勝而疾病由之以起故必損其有餘以益其不足然後臟腑之氣均而無過不及之偏也所謂養者育之使其氣一於充實而後已下文所謂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者是也苟養之使其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生和而疾病可已矣此疾醫之治萬民疾病必先之以養者其知治之本歟

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

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痟音霄痒以掌反

夫陰陽判而為五行五行運而為四時或為寒暑或為溫清資其氣以生者孰不為之制役哉惟善攝生者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則邪氣不能襲癘疾又焉能為之患彼蒙蔽之徒天機存於肝膈之上氷炭結於五臟之間嗜慾既深天和滋喪客邪乘蹈其舍則疾病交起陰陽之患唯命是從而已四時安得無癘疾哉若螱之螫而厲人者癘也夫氣和則安厲乖而不和者豈氣之罪哉實使氣者有以召之也列子曰指擿無痟癢痟痛也痛言通之而愈痟言消之而愈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瘟病瘟則痟首之疾也蓋方冬之時陽為主於內寒雖入之而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陰為主於內然後寒動而搏陽為痟首之疾矣故春時有痟首疾痒美疾也而實非美雖經曰痒為虛虛非充實之謂也疥介也主於皮膚之上而有辨

焉介虫謂之介以有辨故也夏陽溢於皮膚風搏而淫之為痒疥之疾故夏時有痒疥疾素問曰夏傷於暑秋必痎瘧痎瘧則所謂瘧寒之瘧言如虎之虐痎言該時而發方夏之時雖傷於暑然陰為主於內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為主於内然後暑動而搏陰為瘧寒之疾故秋時有瘧寒疾嗽欬也其原生肺肺腑藏氣屬金而主聲陽溢於臓腑陰乘而逆之則肺動而為嗽上氣之疾矣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

人之生也精得於杳冥之中氣雜於芒芴之間形具於物成之後易曰精氣為物則精全而氣從之而精者氣之本也莊子曰氣變而有形則氣聚而形從之而形者氣之舍也精全則氣壯氣壯則形强而人之所以安也精虧則氣耗氣耗則形衰而人之所以病也醫者必究其病之所由起蓋亦有以養之而已五

味天產也所以養其精五穀地產也所以養其形五藥則雜出於天地之產所以療其病素問曰氣不足補之以精精不足補之以味然則養精而氣從之矣此疾醫所以不言養氣養精為本養形次之療病為末此治之序也

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

五行運而為五氣發而為五聲章而為五色一身之間五氣五聲五色莫不備焉五氣則五臟所聚之氣心氣熱肝氣溫脾氣和肺氣涼腎氣寒是也五聲則言語所出之聲宮聲和商聲剛角聲清徵聲疾羽聲弱是也五色則面貌所發之色木色青火色赤金色白水色黑土色黃是也望其氣矣又聽其聲聽其聲矣又觀其色以此三者審其王相休廢與夫相生相勝而死生可以預知素問曰五臟之象可以類推五

臟相音可以意識五臟微驗可以自察五氣可以類推者也五聲可以意識者也五色可以自察者也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竅古弔反

九竅謂陽竅七陰竅二合而為九也九藏謂神藏五形藏四合而為九九竅固有常矣俟有變而後占九藏隱於內矣必診其動於脉兩之也以陰陽參之也以陰陽中氣蓋人之身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為和九竅有陰陽故占之以陰陽之變九藏以中氣為和故診其脉候之所動中氣所動醫經所謂胃氣也九藏以胃氣為主胃氣不至則死之候也診脉者察其胃氣至不至而已望其氣矣則又聽其聲聽其聲矣則又視其色以此眡死生又以為未至也故又占九竅之變診九藏之動如是則死生之辨灼如觀火矣難經曰望而知之謂之神視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切脉而知之謂之巧望以五氣所謂望而知

之者也聽以五聲所謂問而知之者也視以五色所謂視而知之者也診九藏之動所謂切脉而知之者也難經不言九竅之變以九竅之變其然易知故也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

夫人之一身內有五臟六腑外有百骸九竅而疾病之作非一端也疾病既非一端而醫術亦各有能此凡民之疾病所以使分而治之也醫師言邦之有疾病疾醫言民之有疾病治及民則餘可知矣或言邦或言民相倚而已醫師言使醫分而治之疾醫又言分而治之者醫師分疾病疕瘍使各治之而疾醫所治又各有能也至於瘍醫言凡有瘍者受其藥焉則腫瘍潰瘍金瘍折瘍同科而已記曰君子曰終小人

曰死盡其道而死者所謂君子曰終是也終亦有所以而非醫之罪也亦書所以焉使知如此者在所不治也獸醫獨言死者以其異於人故也

周禮詳解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詳解卷六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張虎拜

謄録監生臣蕭恂

周禮詳解卷六

宋 王昭禹 撰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祝注讀作注劀音刮齊子細反

人之所生因天地之精化而為氣氣化而為血血氣中不和則為病血壅不行則為瘍病以氣而其傷在臟腑瘍以血而其傷在肌膚先王使人內無病患而不傷其臟腑外無瘍痛而不傷其肌膚此疾醫有以治內而瘍醫又有以治外腫瘍聚而不潰潰瘍潰而不聚金瘍刃創未必折骨折瘍折骨未必刃創腫瘍潰

瘍自內作而潰瘍為重金瘍折瘍自外作而折瘍為重故先腫瘍後潰瘍先金瘍後折瘍也古者於疾則有禱於瘍則有祝素問曰上古移精變氣祝由而已醫之用祝尚矣而瘍尤宜祝後世有以氣封瘍而徙之者蓋變氣祝由之遺法也藥者以藥發其所傷劀者謂刮去其膿血也殺者謂以藥食其惡肉也祝之不勝然後藥藥之不勝然後劀劀之不勝然後殺此治瘍之事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治以止其病謂之療必明見其源如燎然後可以止病故其字從療五毒五藥之有毒者如兵之毒天下乃所以制而生之也然則五藥雖以毒攻殺其惡肉亦所以生之也氣者五臟之氣養以生之使充實焉

素問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氣瘍之治宜以氣也瘍之治宜以氣而不以五氣養之反在以五毒攻之之後則必先除其惡然後可養也五藥正所以治病也治病以五藥為主故獨曰以五藥療之五味所以養精也精全則氣壯氣壯則形强凡療瘍而成之者在手食之五味故以五味節之節所以成之也夫竹有節物之自然也人即物自然而制節焉乃所以成之也然則五味生精亦物之自然人因其自然而節以五味亦所以成之也葢物有節則剛柔不偏中正以通故天地節則四時所以成也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而治道所以成也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而瘍醫以五藥療之然後以五味節之者疾醫所言者養也且病以治内為主故先味而後藥瘍醫所言者療也且瘍以治外為主故先藥而後味至於養之以味而療瘍之事成於此矣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素問曰酸收辛散鹹耎苦堅甘緩夫肉以骨為體骨欲收則强故以酸收之肉以筋為節筋散則不攣故以辛散之脉所以行血脉耎則和故以鹹耎之氣所以充體氣堅則强故以苦堅之肉緩則不壅故以甘緩之竅利則不滯故以滑利之且腎主骨腎水屬也故欲收肝主筋肝木屬也故欲散心主脉心火屬也故欲耎肺主氣肺金屬也故欲堅脾主肉脾土屬也故欲緩至於竅則以骨為體而以肉為包所以通氣也素問曰骨肉滑利可以長久惟滑則無所凝止則竅亦水屬也故以滑利為主於瘍醫言養骨筋脉氣肉竅則善養其六者瘍無所生也及其生也則亦以此養焉則肌膚可復完矣凡有瘍者必於焉受藥則瘍醫

之誤凡以為是故也疾醫言死終則必書其所以入於醫師而此不言者葢醫師言凡邦之有疾病疕瘍者造焉繼之以嵗終則稽其事以制其食則疾瘍醫皆書所以而入於醫師以疾醫見之也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

愛人而已非仁之至也物之微無不愛焉然後可以為仁之至治人而已非政至也物之微無不治焉然後可以為政之至先王於獸雖有所不仁而常致其愛雖苦之為多而亦有所治此獸醫之職所以立也且人之與獸其賦形稟性雖不同而其資氣於陰陽則一故其血氣不和亦不能無病與瘍然獸之可醫者若牛馬之屬係乎人之所畜養者也與瘍同醫賤物故也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

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

食音似

惟人之能言則可以知其病之所在獸不能言則病狀難知故必灌之以藥使行焉又捉而節止之以是而動作其氣氣既動作則脉候可視因以觀其病之所發而養之則其病可療矣瘍則血之所結聚或腫或潰猶或為易知故先灌而攻之以刮去其膿血而發其惡然後可療焉故發之以藥養之以佚其體食之以充其體此療獸瘍之序也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先王雖貴人而賤物然而療獸瘍者有能否亦不可以無勸沮之術故計其生死多寡之數以為之進退

馬醫師言主其醫事以制其食獸瘍言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者制其食則有進退進退之則因制其食矣人死言終獸言死則亦以物之所以死不可察故也不稽其全失為上下而計具生死為進退則以是故也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為公酒者亦如之

灋古法字

夫酒之為物以承祭祀以接賓客以養老病以行愛恭之情其用可謂博矣一事之不可遺一禮之不可闕先王由是設官以掌之分職以治之此酒人漿人之類所以立而又有酒正以為之長也惟其為酒官之長故酒之政令皆以掌之政有所正令有所為豈特見於釀造供承之際哉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而

酒之流實生禍故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則酒正之掌政令亦所以謹酒也式其給用之式若米麴多寡之數也法其造釀之法若水火齊量之差也酒材則凡資之以為酒者皆是也月令曰乃命大酋秋稻必齊麴糵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亦此意也凡為公酒則非私法之造釀若鄉射飲酒之類以公事而為酒也亦酒正以式法授酒材於酒人故曰亦如之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 盎烏浪反 緹音體

五齊用以祭祀非人所飲每有祭祀其造作必有量數故曰齊焉以其成而滓浮泛泛然則謂之泛齊以其滓汁相將而一體則謂之醴齊以其色葱白如盎於背然則謂之盎齊以其成而有紅赤之色則謂之

緹齊以其成而滓沈於下則謂之沈齊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盎玄酒則泛齊也醆則盎也澄則沈也五齊用之以祭祀不致其味致其義而已故酒正辨其名名者義之所出故也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事酒酌有事者之酒也昔酒熟而久者也酒生則清熟則醇清酒酒之生者也詩或言祭以清酒或言清酒百壺蓋酒清則為近本故於事神接人之際皆以清為尚焉然泛齊以薄而近本五齊用以祭故以泛齊為先清酒以生而近本三酒用以飲故以清為後五齊言辨名三酒言辨物者蓋三酒以飲非若齊之致其義務致其實而已物實之所效故言辨其物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醫於已反酏以支反

清酒醴之泲者盎醴酒而泲之斯清矣醫則內則所謂或以酏為醴者盎以酏爲醴則少清矣漿所將食成而米汁亦相將矣酏粥之薄者與內則所謂黍酏類矣漿於三酒為薄於五齊為厚亦人所飲者故亦言辨其物與三酒言物同意然漿人有六飲此言其四而不言水涼者盎水涼無厚薄之齊非酒正所辨故也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齊才細反

五齊三酒四飲皆酒人漿人所造酒正特辨其厚薄之量而已故曰掌其厚薄之齊共王四飲三酒不言五齊則五齊獨用於祭祀故也食用之有節不一而止者謂之饌酒正於王非特共其四飲三酒又為之

共其饌也后世子之飲與其酒共之而已弗為之饌也故但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然酒正於其所辨則先三飲而後四飲厚薄之序也於其所共則先四飲而後三酒輕重之序也

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

凡祭祀者徧言天地宗廟社稷諸神之祭祀也祭祀雖不一其共五齊三酒則一而已葢以神事焉故用五齊以人養焉故用三酒五齊三酒物各一尊凡八尊而其所實又皆有法也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者非此八尊所實齊酒則皆有貳所以備其少也大祭則王服衮冕而祭者大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三尊副之中祭謂王服鷩冕毳冕而祭者中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兩尊副之小祭謂王服

希冕玄冕而祭者小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一尊副之而其所實又皆有酌數也必有酌數將以量所用之多寡而備之也大祭所貳尤多則尤致其嚴矣惟齊酒不貳皆有器量者惟所實八尊五齊三酒則無尊以副之而其尊所實亦皆有器量也為其弗酌也故有器量而無酌數也凡祭祀必設此五齊三酒而弗酌則所以致事養之意而非以為味是所謂禮之敬文也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

禮酒謂致饗於賓客之酒饗以訓恭儉爵盈而不敢飲為禮而已故曰禮酒后亦致飲于賓客者蓋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耕以供粢盛后蠶以為祭服王獻尸后亞祼王親執紖牽牲后親薦徹豆籩

賓客則王亦祼獻而后亞之王致酒后致飲夫婦相成之義也醫酏糟者與漿人所謂清醴醫酏糟而奉之同意夫醴有清糟謂之清醴則非糟矣醫酏糟而奉之則所謂醫酏者非清矣使其士奉之者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所謂酒正則中士也所謂士則下士也王致酒后致飲不若酒之厚也必并糟而奉之矣糟不若泲之清也凡此皆亦其所厭於王矣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

夫饗以訓恭儉以禮為主燕以示慈惠以恩為主故燕飲則取醉而已不若饗之為有節然當防其過焉故共其多寡之計使知其不節則自戒矣益至尊不可以有司法數制之故但共其計而已然則於后何以不共其計后王所帥也王知自戒則亦已矣

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

饗士庶子耆老孤子雖云以禮為主然王施德惠取醉之而已故無酌數葢王於士庶子饗之所以任之於耆老孤子饗之所以親之取醉而無酌數則所以厚之任之之而致其厚則彼將忘其勞親之而致其厚則彼將忘其死詩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凡王施德惠皆以醉為度則酌數非所拘矣

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賜出非常所以為私恩頒為有常所以為公義然或賜也或頒也亦皆有度數焉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葢先王制禮有名然後有位有位然後有數禮數之多寡實因名位而制之雖一頒賜之微又安可以無法哉大宰於匪頒賜予皆有式以均節之則酒之頒賜其有法可知矣凡有秩酒者有常賜之酒也鄭

氏以王制九十日有秩而謂有秩酒者老臣也老臣故宜有秩酒然有秩酒則非特老臣而已如宮伯里宰所謂行其秩叙者豈必老臣哉以書契授之者書簡牘也契合而驗之取予之要也授以書者使知其所得之數授以契者使執以取酒也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酒正之出謂出以給用也日入其成旬計也月入其要月計也入謂入其書於小宰也必使小宰聽之則小宰執九式之貳當守出納之政止其不如法者也於酒特謹其出異於餘物先王所以防患之意可謂微矣豈特是哉彝有舟以示其沉溺之禍尊有罍以示其浸淫之患觚言其窮而為孤觶言其窮而為單

醆以言其殘散以言其散先王以禮用每每致戒焉況於給用之際乎宜其設官有以慼之也歲終會則一歲用酒之數總計其多寡而入於太宰焉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則雖世子之貴亦在所會所以防荒侈也以酒式誅賞者蓋酒正於授酒材之初既有給用之式則於造成之後必以式計其羸不足美惡之數然則如式者在所賞而不如式者在所誅矣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

酒正掌酒之式法故於五齊三酒特辨其名物而已酒人則授酒材於酒正而造釀之故曰掌為五齊三酒世婦宮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酒人則共其物奉其事以為世婦之役也共其物則如下文所謂祭祀共酒以往是也奉其事則如下文所謂共禮酒飲酒而奉之是也詩於采蘋言共祭祀采

祭言奉祭祀與此同意

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

禮酒者饗酒也飲酒者燕酒也饗以訓恭儉爵盈而不飲為禮而已故饗酒謂之禮酒燕以示慈惠其飲以醉為度故燕酒謂之飲酒饗必行於廟示之以尊燕必行於寢示之以親其意亦可見矣酒人共禮酒飲酒非特共其酒而又奉其事故曰共而奉之

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酒正掌辨酒物及厚薄之齊故凡事共酒入於酒府酒正焉而後共之酒正言共賓客之禮酒酒人言共

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入於酒府則酒正所共禮酒而已其飲酒則自酒人之所共酒人之共禮。酒則共之入于酒府酒正之共禮酒則酒人之所入而共之酒正共之而已酒人又奉之也葢雖飲酒亦必酒正眡焉而後共之以酒人凡事共酒入於酒府也凡祭祀共酒以往不自奉之往待其令而已賓客之陳酒亦如之者見傳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

酒漿皆人所飲有酒人又有漿人者酒與漿之造釀異法故異職爾葢凡造酒者以土之甘合水作酸以木之酸合土作辛而酒成焉漿人之為六飲則異於此大槩煮酏而為之故分為二職也以其味薄而淡則謂之水以其煮寒粥而為之則謂之涼酒正但辨四飲而不辨水涼以其無厚薄之齊故也夫酒雖人

所飲而以用於祭祀為主若漿則主於飲而已故漿人但言共王之六飲而未嘗及祭祀然漿人所謂醴即酒正所謂清清與醴一物也言清則知所謂醴者清言醴則知所謂清者醴酒正言清漿人言醴互見也然酒正必言清則以醴有清有糟而漿人掌共王之醴者皆清醴也夫人致飲於賔客之禮所謂清醴者此也漿人不言共后世子者水凉自其宮屬共之四飲則酒正共之矣漿人不共水凉則與膳夫不共薦同意水凉無厚薄之齊又非酒正所共而亦入于酒府則以共王故酒正賦之也

共賔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賔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凡飲共之

稍禮與稍食之稍同非禮之盛者王稍稍給用於賔客也若庖人繼肉廩人繼粟稍給其物也漿人不主

酒則稍禮所給六飲而已夫人有致飲于賓客之禮則猶冢宰之有好賜予也蓋上下內外大小相成焉禮之所以立也后致飲則醫酏糟而已獻於王也夫人致飲則又有清醴焉卑者不嫌故無厭也其厭也乃所以為貴也禮有以少為貴此之謂也凡王之饍飲用六清則上文共王之六飲者乃饍食所共也此言凡飲共之則非必饍食始共但王凡所用皆共之

凌人掌冰

夫水得重陰而為冰凌人伐之則為凌冰凝而為冰者天也伐冰以為凌者人也先王通寒暑之序以應陰陽之會則斬冰而藏之者凡以相天而已則在人者又烏知其非天耶凌人掌冰謂是也夫藏冰將以搆暑而亦所以達陽出冰雖以禦暑而亦所以助陰蓋陰陽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一氣之不至則閉塞

而為灾一氣之或過則乖戾而為疾善防患者或養其弱而抗其强故方陰之盛而陽之微也則鑿冰以達陽以損其有餘以補其不足故方陽之隆而陰之消也則出冰以禦暑如此則無愆陽無伏陰無閉塞乖戾之患矣則冰之為物雖微而先王設官以掌之不為小補矣

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令力證反

正歲夏之正也十有二月則建丑之月詩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於凌陰二之日建丑之月也三之日建寅之月也斬而取之以建丑之月納而藏之以建寅之月也蓋冰之為物感觱發之風而凝感栗烈之氣而壯之建丑月則冰壯之時故入山斬之且古之斬冰深山窮谷涸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日在北陸於是乎藏之蓋陰積而為冬至建丑之月是時也陰雖已退而其氣猶盛陽雖已萌而其氣未浮則陰

有餘而強陽氣不足而弱則斬而藏之者乃所以宣助陽氣也必三其凌者蓋陽至於乾陰至於坤皆三而後成也先王斬冰而藏之亦以應陰陽之數備消息之患而已故亦三其凌也

春始治鑑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

鑑胡暫反

鑑盛冰之器也出冰則必有器以盛之故治鑑治鑑非適春時以春為始故春始治鑑膳羞感暑氣則易敗酒醴感暑氣則易酸必共冰以寒之故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

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

祭祀賓客共冰皆所以禦暑患也祭祀則冰與鑑并共之賓客則共冰而已蓋祭祀則盡物於一日之間

故必共冰鑑賔客則不必用一日之久若以鑑共之則非所以待斯須也故不共鑑

大喪共夷槃冰

實冰於夷槃置於尸牀之下所以塞尸也夫死必臭腐自然之理神去而尸陳先王豈不通乎道區區有累於是哉誠不忍其親之速朽故用冰以塞之夷之言傷也冰盤曰夷槃移尸於堂曰夷堂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皆以哀傷為主也

夏頒冰掌事秋刷刷所劣反

陽氣積而為夏則蟲蟲而熱炎炎而暑陽氣過盛而無以制之則非徒致煩縟之患而陰陽不和反傷人之形則疾癘作矣故夏時之痒疥則以陽溢於皮膚故也秋時之痎瘧則以夏陽之傷於腑臓故也先王

至是而頒氷者所以禦暑患也葢氷之為物用之以食則有以消夫暑之自内生用之以寒則有以消夫暑之自外至故夏則頒氷於羣臣而凌人掌其事也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葢冬至之後日在北陸時斬氷而藏之於以泄陽而制陰夏至之後日在西陸出氷而頒之於以發陰而制陽先王之政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則雖陰陽亦在所治也及乎政事之不修時令之不節而陰之過有至於為雹霰之患則其所以左右民者殆矣陽氣時極而陰氣或包之此所以為雹陰氣時極而陽盛散之此所以為霰陰陽磅礴而相和此所以為雨雨者陰陽之和故先王於秋則刷氷室以待冬之所藏矣

籩人掌四籩之實

先王之祭祀內盡志以致其內心外盡物以致其外心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則細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則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則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而可薦者莫不咸在一物不可遺則一器不可闕籩豆簋俎禮之器也器以薦物而致禮則籩豆之事各有司存此籩人醢人之職所以立也籩人醢人非特掌其器而已并與其實而掌之此籩人所以掌四籩之實也四籩則朝事饋食加籩羞籩是已四籩之實則麷蕡白黑糗餌粉餈之類是也

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 蕡符文反 鱐所求反

朝事之籩則象朝事其親之所進也古者宗廟之祭有九獻之禮二祼之後王殺牲以獻則所謂朝事也后於是乎薦此八籩之所實則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之八物熬麥謂之麷枲實謂之蕡白熬稻也以

其色白故謂之白黑熬黍也以其色黑故謂之黑形鹽則築鹽以為虎形也膴則牒肉為大臠也鮑則魚之鮮者包以致之也鱐者魚之乾者肅以致之也於中言魚則鮑鱐皆魚也王使周公閲來聘魯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羞嘉穀鹽虎形體薦白黑則公閲所謂羞嘉穀也形鹽則公閲所謂鹽虎形也公閲以羞嘉穀鹽虎形為備物之饗推類而言之則膴為大鮑鱐為備魚之鮮薨皆所謂致其盛者也孝子之事親欲致其養其養也欲致其盛故朝事之籩其實如此記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蓋籩豆之實物產之雜也其數宜偶故朝事之籩其實體薦而下凡八物矣加籩之實蔆芡栗脯兩言之者皆偶也朝事之禮在司尊彝或謂之朝踐或謂之朝獻者交相備也曰事者其事親也曰踐者言籩豆有踐也曰獻齊酒之物也掌籩豆之實則致其事而踐與獻則所以

為禮故

不言也

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穮榛實　穮力到反　榛側巾反

饋食之籩以象食時所進也朝事薦血腥之後王饋食以獻則所謂食也后於是乎薦此棗栗之類則所謂饋食之籩也棗有早意栗取其肅榛取其至桃乾穮則物之細者也棗栗榛實女所用摯以告虔也凡此所謂備其細且致其敬也孝子之養欲致其盛以為不足則又備其細既備其物以為是養而已弗敬不足以為孝則又致其敬焉故備食之籩其實如此朝事之籩凡八物而此不足其數者蓋籩豆之器以八為數而五者之實或乾或生相足而為八籩之實也饋食之禮在司尊彝或謂之饋獻或謂之再獻者亦互相備也以食言之則謂之饋食以齊酒言之則謂之饋獻以祭之序言之則謂之再獻豆之食以食

為主故言其實而獻與序則尊彝之事故不言也

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蔆音陵芡音儉

加籩以象饋愛之有加也尸食後王酳尸后亞王酳尸於是薦蔆芡㮚脯所謂加籩也蔆芡非園囿所產則取之難矣㮚脯非桃乾藤之味則味之美者也此致其難且致其美矣夫孝子之養致其敬則亦已至矣然而孝子之心則又欲致其難且致其美故加籩之實所用如此饋食之籩以㮚為敬此又以㮚為美者葢㮚之為物以形言之則有嚴㮚之象故可以為敬而其味則又人之所美故又可以為美故兩言之

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餌而志反餈疾資反

羞籩則象其養之有羞也此王酬尸之時內饔進之也餌說文以為粉餅糗餌則糗之而為餅也餈鄭氏

以為餈之黏著以粉之耳羞擣米為餈用粉恐其黏著矣餌與餈皆糗而粉之或言粉或言糗互相足也糗餌粉餈其穀出於耕耨而用舂治之力為多此所謂服勤以自致也夫孝子之養以為致其難且致其美是亦有力者所易也則又欲自致焉故羞籩之實所用如此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

薦羞皆進也薦籩則所進之物薄羞籩則致滋味焉上言四籩之實皆宗廟之祭也此言凡祭祀則凡諸神之祭祀皆是已宗廟之祭祀王所親預則籩豆之器王官共之凡祭祀則不必王之親預而籩豆之器自有共之者籩人特共其實而已

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

喪事賓客之事皆王之事籩人共其實亦共其籩故曰共其薦籩羞籩薦若果蓏之屬羞則致滋味矣

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籩事掌之

內羞房中之羞也內羞之物世婦涖陳之則內羞所用主於祭事而王及后世子所共籩人為王及后世子共之而已凡籩事則凡籩之實與其用皆掌之也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然則動用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守其數不知其義一介之有司也籩豆之為禮皆王之所親籩豆之為器則掌於奄人女奚之屬所謂本在上末在下本末並由而不偏廢此道之所以立也

醢人掌四豆之實醢呼改反

掌四籩之實以籩名官掌四豆之實不以豆名官者蓋籩豆器也籩豆之實皆物也器所以盛物物所以

効實有其器則物從之矣有其物則器從之矣或言器或言物互相備也相備而必於醢人言物則以四籩之實其物不一不可以物名官四豆之實皆醢而已故以醢人名官四豆之實則五齊七菹三臡之類是也合而言之則皆醢之屬也

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

韭音久醓吐感反臡乃兮反菁作寧反茆音茅麋京倫反

朝事則籩人朝事之節也齊菹則土之和氣也醓臡則天產之所成也韭菹以韮為菹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以此薦新則韭亦祭之所貴也昌本則昌歜也魯饗周公閱有昌歜者饗之所貴也菁蔓菁也菹凫葵也亦用之所貴也醓肉汁也醓醢以肉汁為醢也醢以肉為之臡以肉之附骨者為之麋鹿麋非

人所畜肉味所貴也故用之為醬韭菁茆言菹而昌本不言則昌本乃韲也朝事之豆所以致其盛故其實如此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

蠃戶禾反析星歷反蠯薄佳反蜃市軫反

饋食則籩人饋食之節也葵草之細者也傾心向日則有敬意脾析則析脾為之豚拍則拍豚而為之脾析豚拍皆物之小體蠃蠯蜃蚳及魚則亦皆物之細也饋食之豆備之豆備其細且致其敬故其實如此朝事之籩其實有魚而饋食之豆亦有魚者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則魚可以為盛亦可以為備故也朝事之籩貴其盛饋食之豆備其細故皆用魚也

加豆之實芹菹兎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 芹音勤箈音迨筍息尹反

加豆則籩人加籩之節也芹楚葵也深蒲則蒲始生者於水為深也箈箭萌也筍竹萌也葵棗之類取諸園圃而足芹與深蒲箈筍則取之遠矣兎則物之狡者鴈則能飛魚則能潛蠃蠯蜃蚳則可掇而取兎鴈魚則不可以掇而取之矣醢於醓為盛而於味為美故朝事之豆有醓醢而加豆之實又有之魚則於物為細於味亦為美故饋食之豆有魚而加豆亦有之凡加豆之實所以致其難且致其美故其實如此

羞豆之實酏食糝食 糝素感反食音似

羞豆則籩人羞籩之節也酏食則以酏為食若酒酏然故謂之酏食也糝食則以糝為食合肉與米煎之

故謂之糝食也羞豆之實所以服其勤而致新以獻之故其實如此葢酏食其穀出於耕耨而皆用舂治之力所以為服其勤也又其物非若菹醢之屬可以从所以為致新也夫籩與豆所以相須而成禮其為器雖異而其用則同其為用雖同而其實則異矣昺俎奇而籩豆偶則籩豆皆陰也此其用所以同陰陽之中又有陰陽焉籩以竹為之豆以木為之此其實所以異記曰籩豆之實水草之和氣也然此所實不特水草之和氣而已葢天子之孝内盡志外實物非若諸侯之為道也以天產作陰德則豆之所實宜以醢為主以地產作陽德則籩之所實宜以植物為主然籩之實或有天產豆之實或有地產則陰陽亦宜相資故也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賔客喪紀亦如之為王及后世

子共其內羞

上文言四豆之實則宗廟祭祀之禮也此言凡祭祀則凡祀典所秩者皆是也凡祭祀則不共其器共其實而已故曰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則非所謂賓客之事也喪紀則非所謂喪事也賓客喪紀則掌客職喪之屬自有共其器者醢人所共其實而已故曰賓客喪紀亦如之籩人先喪事後賓客尊卑之序此先賓客後喪紀吉凶之序也籩人言共其籩薦羞之實此言共薦羞之豆實則籩人以籩名官而醢人不以豆名官故也

王舉則共醢六十罋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罋凡事共醢齊子兮反菹莊魚反臡乃兮反

膳夫凡王之饋醬用百有二十甕此言共醢六十甕者蓋醯醢合而爲百有二十甕醢人共其半故也五齊則昌本脾析脈拍蜃深蒲是也七醢則醓蠃蠯蚳魚兎鴈是也七菹則韭菁茆芹葵箈筍是也三臡麋鹿麇是也雜用此五齊七醢七菹三臡以實六十甕故曰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凡言賔客則賔客之所常用也賔客之事則王親禮賔客所行之事也賔客之禮則使人待賔客所致禮也事則多故禮則多儀事生於所作禮出之於所恭此所以有賔客之事與所謂賔客之禮也掌客之禮上公醯醢百有二十甕侯伯百甕子男八十甕此共醯五十甕合醢人所共醢五十甕共百甕則指侯伯而言舉中以見上下也凡事共醯則非特祭祀賔客喪紀之事而已凡邦之事有用醯者皆共之也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

之物賓客亦如之齊子兮反菹莊魚反

醢人有五齊七菹而醯人亦共之者蓋齊菹有須醬以成者有須醯以成者則醯人醯人各有五齊七菹也凡醯物則凡以醯成之物也凡醯醬之物則凡以醯成之之醬也醯人所共齊菹幽莫大於祭祀以事神明莫重於賓客以接人故先言祭祀繼以賓客亦如之

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甕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甕凡事共醯

醢人王舉則共醢六十甕醢人共醯六十甕膳夫所謂醬用百有二十甕者此也若后及世子之醬齊菹凡醬齊菹用醯以成之者皆共之也賓客共醯五十甕合醢人五十甕則掌客所謂醯醢百甕也凡事共

醢則非特祭祀賔客

凡邦用醢皆共之也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

政有所正以聚百物也令有所使以共百物也醢人醢人皆不言政令而鹽人言之者則鹽之為物其用博其利厚異於醢醢必有政令以治之也先王之時山有虞川有衡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至於鹽則其守禁尤嚴則政令其可廢乎後世有榷山海之利而歸之公上者蓋亦出於此矣彼漢儒挾有惡利之說欲一切弛之以與民是豈知先王為政之法哉以共百事之鹽者鹽之為用非一若鹽人所掌有祭祀賔客及王后世子膳羞之所共者是也

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賔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

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苦音盬 鬻音煑

苦鹽鹽之苦者蓋今顆鹽是也散鹽鹽之散者蓋今末鹽是也散鹽不如苦鹽之顆又不如戎鹽之甘故不以味名之而名其體也形鹽則鹽之為虎形者賔客共形鹽則備物之饗且象其武之可畏也為虎形而必以鹽則鹽可以柔物而從革之所生潤下之所作求其生作之方則西北也故以為虎形以象天下之武以天道致剛於西北故也朝事之籩有形鹽而鹽人不言者賔客共之則祭祀從可知矣飴鹽鹽之甘者蓋今戎鹽是也祭祀共苦鹽則以晝物為主賔客共形鹽則以昭德為主后世子共飴鹽則以致味為主祭祀不言共飴鹽后世子共之則祭祀從可知矣齊事則食醫所謂和王之食飲膳羞珍醬之齊是也言凡齊事則不特共事之齊事凡和五味之類皆是也故鬻鹽以待戒令而已蓋已作成為鹽未作成

為鹽鹽於鹽為令鹽於鹽為古鬻鹽則煮之以為鹽也凡齊事有待於煉治以成鹽則不可無戒以勑其脩預也不可無令以使之行用也鹽之為物雖微而先王立官以掌治之其戒令如是之嚴則不弛其利以委於貨殖之豪傑可知矣

冪人掌共巾冪

用以冪物通上下而有之者巾也故巾之字從冂從丨然巾之為物非止於覆冪而已葢以事言之則主於覆物由禮言之則主於設飾覆以昭其用也設飾以昭其文也冪人掌共巾冪或以冪八尊或以冪六彝其職主於覆以為用故以冪人名官內則子婦事父母舅姑佩紛帨此用之於佩者也又曰盥卒授巾此用之於盥者也其用不一而名官以冪人豈非巾之設以覆冪為大歟

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

疏布布之疏而質者畫布布之畫而密者葢言畫則知疏布之素言疏則知畫布之密疏而素者質也畫而密者文也八尊則酒正凡祭祀共五齊三酒是也六彝則司尊彝所用以祼之六彝是也八尊實而不酌是禮之文也禮之文成之以質故以疏布巾冪八尊六彝用之以祼是禮之質也禮之質成之以文故以畫布巾冪六彝尊尊而彝卑故先尊而後彝畫布巾先儒謂畫雲氣非是也以經攷之下文言凡王巾皆黼則畫布巾亦皆畫黼矣葢巾以覆物以象天事之武固其宜也

凡王巾皆黼

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則黼為斧形以白黑為之西北方之色天道致剛於西北而其事武巾以覆物

宜象天事故王巾皆黼且天道申於東南而屈於西北其出有方以仁而致其柔所以生萬物也其入無方以義而致其剛所以成萬物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不以義而致其剛則無以終萬物之功王以道而覆萬物其可一於柔乎巾以象天事之武以法天而成物也

周禮詳解卷六